

林 譯
小說叢書
第二十四編

言情小說

西利亞郡主別傳

上卷

上海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衛 生 家 庭 必 備
新 療 治 書

洋 裝 布 面 金 字 定 價 大 洋 一 元

社會文化日進。衛生尤爲重要。況近來
傳染病發生愈多。凡家庭防病治病之
方法。宜人人略知大意。庶不至倉卒誤
事。本館特編是書。搜集東西名著。門分
類別。區爲衛生治療二篇。以備家庭普
通衛生及應急時檢查之用。凡欲享家
屬康健之幸福者。不可不各置一編也。

新出

西湖

指南

(均係二年十月攝影凡遊玩費用時
刻。又皆一一說明。以免糜款耗時

誠遊覽西湖者必備之書。

調查精確

搜輯完備

印刷精良

佳製焉

寬指

南四角



杭。州。西。湖。爲。吾。國。第。一。名。勝。惟。山。水。繁。複。無。人。指。導。易。入。迷。津。本。館。特。編。是。書。舉。凡。各。處。名。勝。之。距。離。遊。覽。之。途。徑。無。不。詳。載。並。將。食。宿。交。通。切。應。曉。之。事。以。及。蘇。浙。價。目。章。程。悉。爲。登。錄。日。全。圖。及。各。景。插。圖。共。有。三。十。九。幅。

是書非名家手筆然情迹離奇已極欲擒故縱將成復敗幾於無可措手則又更變一局亦足見文心矣暑中無可排悶魏生時來口譯日五六千言不數日成書然急就之章難保不無舛謬近有海內知交投書舉鄙人謬誤之處見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述卽有訛錯均出不知尙祈 諸君子匡正爲幸

畏廬記

西利亞郡主別傳卷上

英國馬支孟德著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

同譯

第一章

司丹列米里迭司曰。天下男女。果有至情者。雖重局累。鑄皆不能關鎖之也。故余及西里亞。竟在摩阿貝海灘之上。觀海潮之澎湃。觸於海岸。作異聲動人。而四月陽光射金於濤頭之上。生人眼。縑余及西里亞兩心。雖無隔閡。而隔閡之事。又出人意外。今日歷萬難。而謀談心於此。較之長年共處。其味爲甘。是以隔閡之力。生余滋味不鮮矣。西里亞以目視余曰。司丹列。今日余歸。必有不特意事。彼密昔司考林烏德。必爲穢惡之容。以嚮我。必且以書告之。亨利寶星。惟我何懼之有。言已搖其首不已。余曰。汝既無懼。我又焉得懼。果汝歸而考林烏德作爾許猶態。汝勿視之可爾。讀吾書者。須知亨利寶星。吾季父也。爲西里亞願託之人。故吾二人見

長者。頗形悽懾。惟口中固強。而顏色中不期已軒豁呈露。猶勉爲倔強之言曰。吾二十五歲。汝亦二十。在禮婚姻之事。可以自由。果季父不欲。亦僅能聽之而已。西里亞曰。以理卜之。寶星固無如爾何。惟恐遷我於異地者。爾我之情。睽矣。余曰。同在人境。亦無不到。卽今所處之摩阿貝地。至冷僻。如落空門。西里亞曰。果近女冠茅庵中。則汝亦無由相聚矣。余曰。否。否。卽踰牆毀屋。吾亦不惜性命爲之。必得汝爲止。誠告汝。以我爲人。果欲必得一物。必成一事。雖百折。亦不卽回。西里亞笑曰。汝乃敢。以我爲物耶。余知其作嬌態語。則抱而親之。以口曰。所親吻處。卽吾物。且尙有物。因授以金剛石之戒指曰。趣出左手。吾爲加之。女驚曰。司丹列。茲事吾殊怖。不敢卽允。余曰。何也。不敢二字。汝竟出諸口耶。以汝直氣正辭。何事退怯。趣出爾手。加此戒指。西里亞縮其手作嬌情語曰。我不允汝。又如何者。余曰。否。仍出爾手。否則我將。句女背手。言曰。汝將如何。余曰。不出手者。我卽謂汝。今日不欲見我。女無言。出其手。余以戒指加其第四指上。加時。祝曰。汝受此戒指。方欲更言。女縮

手曰。司丹列勿絮絮苦人。余仍祝曰。加此戒指。終身無脫落之事。苟非句語至此。女又止余。以手自掩其目。言曰。司丹列今日太苦我。紅潮滿其頰。而胸際起伏。氣咻咻然。余曰。此事直表我之情。淺淺之戒指。卽爲後來夫婦和諧之券。語至此。女下其兩手。納余兩脅之間。言曰。匪特惜此戒指。且終身保之。余卽捧其玉手。親之曰。西里亞。汝身永永屬我矣。女曰。可。永永不舍君也。亦自親其戒指。以手仍納余脅。復以首枕余懷。同觀海鷗之飛鳴於波上。少須。微笑曰。耳根終不淨。然終須以理勝之。決不敗衄。余曰。我助爾同行。決不令爾一人見窘於老嫗。西里亞曰。汝有何術見助。實則我卽爲汝受謗。亦良甘之。究何懼者。且無論所遇如何。聊託此戒指爲銷憂之具。語次。時時目戒指不已。厥狀若甚貴此戒指。余曰。彼若不聽汝加此戒指者。又若何。女大怒曰。司丹列。汝何言。是物乃令人抵觸之耶。余曰。我意決不聽人觸此戒指。西里亞曰。我正欲得其觸我戒指之人。我方將以戒指爲甲盾。用以抵之。余曰。我意匪惟甲盾。且用爲鑰匙。女曰。鑰匙何用。噫。知之矣。吾團團之。

境界。防其嚴扃。深閉。故以匙開之。余曰。我意尙有扉。亦以此開之。卽開爾。今日囚拘之。圜。西里亞曰。我得此物。世上安有圜。余聞言。慰極。知女之見。睨深矣。如是者可半晌。彼此均無言。余曰。西里亞。我將行抵風浪矣。卽有不若之事。亦早以備禦。爲是女曰。胡急急爲。少須於此。亦爲佳境。余曰。否。吾季父非易言者。與之抗辨。須夙爲之備。女曰。汝將如何。余曰。第一事。汝先歸。與考林烏德言。女瑟縮似懼。言曰。我殊不敢竟歸。惟志已決。卽有所言。必不之諾。余曰。同歸可乎。女曰。汝乃甘同我鬪。此老龍耶。余曰。然。當面告以吾二人已定情矣。尤當告彼。余後來爲龔爵之人。幸勿偏迫爵夫人。至於極地。女笑曰。以我觀之。汝不同行爲。是行將使彼莫堪。余曰。汝歸時。彼老龍問此戒指。胡來。汝將何辭。以對。女曰。我誠告以爲汝所賜。余曰。汝言不如吾言之徑直。我觀此人。尙易驅遣。惟吾季父。胡以必問我二人之好。因取表視曰。我輩歸矣。於是二人同起。緩步行過村莊。卽西里亞所居地。余曰。我與考林烏德言已。卽往面吾季父矣。女曰。汝見季父。我亦同行爲佳。余曰。對此

老人。汝幸勿前。老人冷面向人。非考林烏德之比。女笑曰。純爲吾事。乃生奇闕。其禍均發。諸我。余曰。惟其先難後獲。乃有餘甘。此間且增我一重佳話。女曰。吾亦興趣完此好事。亨利寶星待我厚。我終身固依賴其人。惟剛狠難犯。亦難語以情懷。余曰。老人如善居積之人。雖一絲半杪。無肯讓人。女曰。汝曾否料及此翁極力梗余事。果爾者。亦正難圖。積忿既深。能否令爾處於惡地。余曰。季父終不能以爵位采邑。靳不我與。卽怒極。亦但格其私產。不我與。我亦無惜。且縱不情。亦萬不問我情懷。語次。已至家。遵小道入門。女微語曰。老龍方掀簾窺我。余曰。果無旁人者。卽於此間親吻以激之。旣至門。余出名紙付侍兒。言將謁見密昔司考林烏德。乃與西里亞至客座候彼。而西里亞甚中懾。不敢咳。少須。聞長裙聲。余知大仇至矣。故引西里亞手指揮窗外。令女輒笑。女方笑而嫗已入人極長瘦。霜容被其臉際。見狀已怒。執余名紙與余鞠躬。余曰。密昔司考林烏德無恙。語次甚親。將與引手。嫗作嚴冷之狀。出兩指授余。余僞爲不審。則佯笑把之爲禮。言曰。今日適有事與姥

言爲時暫也。嫗微點其首。將就坐。忽見西里亞手上有戒指。卽曰。西里亞。汝指上何物者。余曰。姥見之矣。大抵姥亦願成此良緣乎。西里亞。汝握戒指。請姥觀之。此戒指。是我所贈。用以定情。嫗大怒曰。西里亞。趣下此戒指。汝惡敢違其私約於吾前。余思今日。吾幸自來。不爾。女不能勝此暴也。卽進曰。此事不敢承諾。我愛西里亞。西里亞愛我。亦人情之常。姥少年亦嫁夫者。胡能以威力迫除戒指。今既定情。宜有信物。理當祝女郎永戴之。嫗曰。不然。吾立將以書告寶星。言爾竊至是間。背我爲幽會。此事大傷廉恥。污及名譽。余曰。馬丹。恕我。汝以汙囂之言。加我品行。及於西里亞之身。汝亦知寶星逝世。男爵卽予承襲否。我論娶固自有權。卽西里亞終身託人。亦自有權力。汝何與者。嫗曰。汝爲此事。寶星決不汝許。至我所言事。我仍出之自然。決不更改。余止之曰。汝言寶星不我許。究有何術止我。且勿勞翰墨。我自往面吾季父。果季父有非分之干與。我決不之承。卽使西里亞以書告我。敢專制無等者。我立取西里亞居我姑氏及余妹氏家。嫗見狀。知余怒亦不余答。

女此時忽生妙悟。則長跼於嫗前曰。姥愛我。我於此時中心滋適。姥忍使我。不歡耶。嫗怒極。亦不之顧。言曰。我何與爾事。爾今背我矣。我決以書告寶星。謂爾不應背我。而出與人野適。且爾二人咸知寶星。囑我不令爾二人相見。余曰。事定矣。決不更易。至背理與否。汝可勿與。且亦莫能沮我。今日示汝後。卽往面吾季父。嫗仍不答。但曰。吾必以書與寶星。余曰。聽汝所爲。惟旣奉告。敢無禮於吾西里亞。當卽遷居。更圖相見。我行矣。西里亞。汝少送我。語後引女行。嫗欲起沮。已無及矣。

第二章

余之定婚於西里亞。必欲告之季父。然車赴倫敦時。道途愈近而氣愈懾。質言之。余與季父意見初非水乳。吾父逝後。所依者卽爲季父一人而已。惟視我孤兒及我女兄弟。咸落落無復親愛。嚴厲吾不敢怨。間亦有不本於公者。殊不足以服吾。迨吾年稍長。頗知季父之蓄私心。不必有骨肉之愛。且平日行蹤至詭祕。出或數月。莫審所適。其知者。惟其心腹之僕司吉瓦子。德人也。或能知之。其人尤擻堅小。

人見人足恭無已。而眉目間恆露狡逞之狀。余十八歲時及余兩女兄弟赴季父。此僕間出。褻語。余曾立批其頰。以是之故。積憾於心。苟得間隙。必圖仇復。而余之與季父每於相見時。恆多訟鬩。而此來尤烈。然西里亞生平胡以必須余。季父爲之保護。則余與西里亞咸不自知。惟季父於西里亞受學時。頗加以誘掖。余亦曾問西里亞身所自來。季父卽立斥余勿言。一日余私謁西里亞。爲季父所知。則大怒。叱咤止余勿爾。自是以來。卽令考林烏德挾女避地歐羅巴大陸。靳不吾見。旣歸。則寘之村莊中。幽閨不可覓。非吾妹氏告余。余又安從得之。時余至倫敦。爲時已暮。立以車及老人家乘此毒。嫗譏書未至之前。自陳。司吉瓦子開門見余。余曰。我將謁老人。司吉瓦子僞恭言曰。防不在寓。請先赴客座俟之。吾入面後。更報公子。余知此僕入告。必加峻辭。卽曰。勿勞綱紀。我自入視。司吉瓦子曰。公子猝入吾職司已廢。余曰。汝先行。吾躡入。但爲我通謁足矣。然吾身高於此僕。僕歎扉時。余已矚得老人在室。方吸煙。手中展書稿。司吉瓦子告余名時。季父曰。汝告彼。吾不

之見。然季父實已見余。余不待其詞之畢。卽跨入言曰。我來矣。蓋有要言奉稟老人。引手與季父爲禮。季父曰。卽有事以書來可也。我好靜惡擾。汝不知耶。矧余適有要事。方有所思。語後仍以目視案上稿。初不盼余。余公然踞榻坐。言曰。季父果有事。吾可坐候於此。遂亦出煙自吸。恭候可半句鐘。彼此無言。季父披閱書札。旁若無人。余心自念。老人以迂緩之狀。驕余。余念無論半點。卽一禮拜者。亦無所甚恤。此時但微笑而坐。已事畢。以繩縛書札。納之笥中。藏其匙。將起行。余適坐門次。立而蔽其門。老人怒曰。小乞丐太惱公。汝究何陳乞於我。余曰。季父公事已畢。請納菲言。卽延緩小時。吾亦非憾。老人乾笑強坐。亦噏煙於口。言曰。汝得毋需錢乎。余曰。否。孺子之所言。大別於此。老人曰。然則何事。余曰。適孺子來自摩阿貝。去時本欲面西里亞乞其嫁。我今旣與定情。且贈之以戒指矣。余以爲語時。老人必大怒。顧乃不然。則微點其頭。視余如可憐蟲。輕鄙無極。余無言。老人曰。此下尙何語。余曰。無他事。但以情告季父而已。老人曰。外此無言矣。余曰。無之。季父曰。容再相。

見余愕然不測其意。則又言曰：季父果以此事爲如何者？老人曰：汝欲取向背於我耶？余曰：然。願長者勿梗吾事。老人曰：汝言勿梗耶？噫！天下愚人行事，往往鹵莽如是。汝旣愚而自用，何復問我？余曰：此亦大事。吾及西里亞終以得請於長上爲當，不欲苟自成婚。老人沈吟曰：汝以何時成禮？意態益索。漢余對曰：未之前定。老人曰：此可。汝二人定情良佳。汝旣高碩，西里亞亦綽約，可云佳偶。語時均含譏諷。非復誠懇。少須又曰：汝旣有此議，胡不事前見告？余曰：所以不告長者，防觸長者之怒。吾事因而罷觸。老人曰：天下愚人，往往如是。旣自用矣，復不告人，一似告人，卽成中梗。總言之，累人又復累己，無如此事之爲劣矣。余此時幾甘受老人斥責而不願爲。是見譏者因曰：今日長者見待之狀，爲喜爲怒？孺子咸莫能推測。卽使深談，亦復無味，不如行也。遂起欲出。老人曰：緩之。汝旣以無知害西里亞矣，卽汝自害，吾亦無惜。惟不能聽汝之害此女。汝坐。汝定婚之事，可卽以是爲止。更吸爾煙以定神經。余曰：孺子乃不審胡以能害此女？老人不答。余復然火吸煙，則芒刺

滿於吾背。老人視火不言。余曰：季父此究何謂？請見告。余問時，老人似出夢，卽曰：吾平日格汝，不見西里亞爾能解吾意否？曾疑西里亞爲何人否？汝得毋謂天下事縱我所爲，不省人間之有奇禍？余曰：以我觀之，別無他故，但老人不之欲耳。老人復乾笑曰：此語足見爾言之專爲己也。順己爲愛，逆己爲憎。實告汝：汝苟能閱歷，須知天下事舍愛憎之外，偷他事伏於不測。汝當知之。余曰：其中關鍵安在？不發明之，吾亦無由深知。老人曰：實告汝：汝將來卽可翼爵，然終不足爲西里亞之夫。余曰：不足之理，又惡在？自問不爲惡，而女郎愛我，我愛女郎，茲常事耳。老人張手言曰：彼二鵠雌雄相愛，作穀穀聲，而世界聽之，毀敵不關渠矣。語次，引身就余曰：汝知西里亞爲誰？余曰：吾不之知。以目中觀之，西里亞者卽西里亞也。老人曰：汝殆謂世界中爲大同平等之世界，惟今日之世界非復爲大同平等者？汝不觀吾生平清矯，無兒女之情，胡能耗其精力，揮其錢財，留意於女郎之教育？余曰：季父之寡情，亦但施吾兄弟而已。或者季父心念彼前人遺此一塊肉，貽累季父，故

破格加之以恩。忽見老人首肯。言曰。汝言近矣。此女特吾身後之影。余愕然。老人卽曰。彼非我子。果我子者。汝足娶其人。余曰。彼果何人。老人以目視火弗。言久乃曰。此事我及侍者之外。無第三人知者。今不妨告汝。西里亞之不能耦汝者。以彼爲薩克司立伯大公國之郡主。以勢言之。本宜擁立。以尙有人在。旣愚且病。俟彼物故。大位卽歸西里亞。汝今當知其中之故。苟娶其人。甯非污穢。余聞言大震。老人曰。果爾論娶。彼兄死而嗣寶位。則國人必以爲非偶。將斥爾而別偶王族。則汝將中悔其事否。匪但此也。汝會知吾爲此事。垂老頭顱。命幾岌岌。屬有不幸。得全軀而歸。且託爾祖之靈。遺此爵秩。不必託武弁以餬口。故幸免於死。惟隱祕之事。尙無人知。果使消息外泄。禍且立瀕。語至此。引目視余。余噤不能答。老人曰。汝不信乎。因去其外衣示余。則中裹鋼甲一片。言曰。吾防刺客着此可二十年矣。且吾不許爾見西里亞。正防爾爲人暗殺。汝身不自擇。必欲罹禍。又何爲者。汝明日侵晨當更來。吾尙有言。汝果欲得其人者。恣爾所擇。余不能更語。但作微呻曰。請季

父晚安。此時神志昏惰。如爲奇光所射。目翳神索。如夢如癡。就寢亦不寐。夜午始一交睫。遲明卽有叩關之人。余立醒。則天甫辨色。余啟關。見余僕威而森。及司吉瓦子同至。言曰。密司忒司丹列趣行。今晨寶星懺懺欲死矣。

第三章

余披衣立馳。數分鐘間。已以車赴余季父之難。車中間司吉瓦子曰。老人得毋急病發耶。司吉瓦子曰。吾莫之知。吾睡於複壁之外。例在夜午必省主人。入時見主人未睡。伏於案上。呼曰。司吉瓦子。吾已矣。汝招吾姪來。此趣行趣行。吾以人取醫生獨身來。延公子。余曰。究爲何事。曰。不知也。余曰。汝能以意圖度之否。曰。殊不知。吾遂無言。後此思之。老人之死。乃大可疑。醫生亦無所言。但言心病。以前此曾心痛。此死殆舊患作耳。及老人晤余所述。則與醫生之言大左。語余之言。爲眞爲僞。余亦莫知其爲嚙耶。或明知其死。特爲危悚之詞。以止余。亦復難料。及余一一檢其遺稿。則又似老人所言爲可信。雖死時語至奇幻。以狀察之。必爲人所謀。非